



你可以摊开这八张脸，看看你会与哪张
或从这些脸上悟出点什么人生真谛来。

◎归真◎聊吧随录◎飘散的灵魂◎黄昏与乡村老人◎斗气儿◎蛰
居的灵魂◎方与圆◎灰飞烟灭

八张脸

BA ZHANG LIAN

柳岸◎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八张脸

柳岸◎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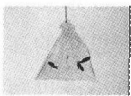
八张脸/柳岸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1.4
ISBN 978-7-80765-432-2

I. ①八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1801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—65379196
承印单位	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21
字 数	329 000
版 次	2011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

从摆脱到升华

柳岸小说读略

刘庆邦

2008年4月29日,我从成都赶往郑州,去参加柳岸的作品研讨会。轮到我发言,记得我一上来先反省了自己,说要让鸡下蛋,得让这只鸡卧下来,一只鸡老是飞来飞去,是很难下出蛋来的。谈到柳岸的小说,我至少肯定了三件:柳岸的生活底子和情感积累是丰厚的;柳岸从地域文化中汲取了不少营养,她的带着泥土芳香的叙事语言,使我这个与她同处在一个地域文化元的读者读来倍感亲切;柳岸的小说对现实是质疑的,既不失批判的锋芒,又闪烁着理想之光。按照研讨会的常规,我还要给柳岸提一点建议。我提的建议是:希望柳岸进一步增强审美意识,提高审美能力,写出更美、更具有诗意内核的小说。

转眼两年多过去了,这期间柳岸又写了不少小说,还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了几个月。如果这时候再参加柳岸的作品讨论会,我不会给柳岸提什么建议了,因为任何建议都是多余的。窃以为,柳岸的作品成功摆脱了现实的纠缠,已进入了一个比较高的审美境界。她的小说来自现实,又与现实拉开了距离,并超越了现实,建立了一个个独立的心灵世界。以前我说过,柳岸的生活底子厚,这是她的优势。其实我所顾虑的也正是这一点,担心柳岸拘泥于现实,挥霍自己的生活积累。现实是很强大的,对每一个文学创作者都有着纠缠般的力量。现实仿佛一再拦在我们面前,让我们写它吧,写它吧,它是很真实的,很好看的,很有卖点的。我们一不小心,就有可能被现实牵着鼻子走,实来实去,掉进现实的泥淖。许多作者的小说迟迟不能突破,就是因为写得太实,



太像,太满;不透气,不空灵,不飘逸。而柳岸的小说打消了我的顾虑,她较好地解决了小说创作中实与虚的关系问题,做到了化实为虚,化实为美。

最近我集中读了柳岸的《归真》、《聊吧随录》、《飘荡的灵魂》等几部中篇小说,每天都沉浸在风舒云卷、亦真亦幻的艺术氛围里。地为实,雾为虚;树为实,风为虚;石头为实,流水为虚;近为实,远为虚。柳岸的小说写的是雾气笼罩下的土地,是风中之树,水中之石,眺望的是人生的远景。我试着把柳岸的小说梳理了一下,觉得照亮她小说世界的有这么几个重要因素。首先是思想的因素。所谓小说的思想,无非是一个作家对现实独特的见识。现实是实的,思想是虚的。如果说现实生活是小说的血肉,那么思想就是小说的灵魂。没有思想的参与和引领,小说的世界是不能成立的。从所熟悉的生活出发,柳岸的小说也写了宦海沉浮。但她没有一般化地写钩心斗角、尔虞我诈,没有仅仅停留在欲望化和社会学的层面,而是深入一步,从土壤的角度写庄稼,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写官场生态。土壤的作用对庄稼是决定性的,有什么样的土壤必定生长什么样的庄稼。同样的道理,一个官员的生长,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化的影响。庄稼改变不了土壤,官员也改变不了文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庄稼割去一茬又一茬,官员倒下一批又一批,都是处在一种无奈的境地。其次是情感的因素。日常生活是实的,情感是虚的,情感是看不见、摸不到的。可柳岸小说里的情感却无处不在,摸不到,感受得到,不时撞击着我们的心扉。柳岸赋予小说中的情感是悲悯的情感,宗教般的情感。每个人来到世上走一遭都不容易,都要对这个世界流泪,都是痛苦多于快乐。哪怕是一个迷途的人,也像上帝眼中的羔羊一样值得同情。再一个因素,是柳岸小说的整体结构所体现出的形式感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小说的形式也是小说思想的一部分,传达的也是作者的情感。为一篇小说创造性地选择一种合适的表现形式,无疑会对小说的虚构和艺术品位的提高起到一种升华的作用。如《聊吧随录》,如采用传统的小说结构形式,读来会让人觉得沉闷,也难出新意。柳岸对这篇小说的结构形式肯定反复琢磨过,最终她以“传闻”、“交代材料”、“独白”交替出现的形式,意在笔先地勾画出一个地方官员的人生轨迹。这样的小说就不是一个视角,是多个视角;不是单线推进,是三线推进;不是一元结构,是三元结构。三元之间我中有你,你中有我,真真假假,虚虚实实,使小说人物得到复杂化和立体化呈现。《飘荡的灵魂》表现形式更有意思,更具有荒诞的意味。柳岸把一个女人的灵魂寄托在一条流浪狗



身上,借助狗的游走,望乡一样回望失去的一切。回望时的目光是人的目光和狗的目光相结合,也是人性和动物性相结合,使抽象的灵魂有了具体而生动的面貌。

柳岸的小说值得说一说的地方还很多,我之所以把实与虚的关系问题拎出来说,是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写小说的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。甚至可以讲,一个立志把写小说进行到底的人,一辈子都在处理实与虚的关系问题。我个人的体会,写小说的过程,就是从实到虚、从虚到实、从实再到虚的过程。从实到虚,是从入世到出世。从虚到实,是从出世再入世。从实再到虚呢,便是超世。梅兰芳说过,不像不是戏,太像不是艺。英国的唯美大师王尔德也说过,叙述“美而不真”之事物,乃艺术之正务。然而,由于我们缺乏务虚哲学的支持,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功利主义的文化传统,加上我们的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实体,我们要真正把小说写虚是很难的。柳岸,让我们继续努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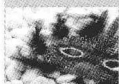
2010年端午节期间于北京和平里

目
录
CONTENTS



001

从摆脱到升华 / 刘庆邦



001

归 真



044

聊吧随录



097

飘散的灵魂



147

黄昏与乡村老人



184

斗气儿



213

蜚居的灵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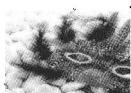
246

方与圆



291

灰飞烟灭



归真

陈嘉仁一直没有提出离婚,不是不想离婚。而是,每当他想开口时,就有一些事情发生,那些事情是忌讳离婚的。于是,他张开的嘴就不得不合上。其实,他做梦都想把老婆全树枝给蹬换了。

说起全树枝,确实跟陈嘉仁不太般配。一个女人,脸黑、腰粗、皮糙,所暴露的都是“惨不忍睹”。单说那头发吧,不到四十岁,已经花白了。人家焗油她也焗,你焗成咖啡色或葡萄紫也好,就算是焗成黑色也要自然黑啊。她倒好,头发焗得乌里巴几的,假发似的。新头发长出来,白是白,黑是黑,真可谓黑白分明。恶心,真她妈的恶心。彻头彻尾的豆腐渣!陈嘉仁瞟她一眼就觉得眼睛被强暴了。

全树枝先前不是这样,成了眼下这样,也怪她自己。她原是纱厂工人,陈嘉仁进班子那年,纱厂倒闭了。她下岗后全心全意为陈嘉仁服务,照看两个孩子,还要伺候陈嘉仁卧病在床的老母亲。整天面对锅碗瓢盆,油盐酱醋,洗刷打扫,灌药喂饭,擦屎刮尿,哪儿用得着梳妆打扮?一年四季她都穿着睡衣,连上街买菜都懒得换装。她把自己揉碎在陈嘉仁身上,揉碎在家里。孩子大了,时间有了,钱也有了,却没有自己了。没有自己还有情可原,你总得有所改变吧,可她还是那副德行。只是衣柜里多了几



套更加花哨的睡衣而已。不仅如此,还有一个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:对睡衣有着特殊的嗜好,每买一套新睡衣,都要穿出去转一圈,好像是多高档的时装。有病!陈嘉仁觉得她整个就是骨子里的病——天生粗俗。

陈嘉仁想离婚还不是因为她腰粗、脸黑、皮糙,衣着粗俗随便,而是因为那时他跟花篮已经有些瓜葛了。

陈嘉仁虽然做梦都想离婚,却也没有闹出什么动静。可是,离婚终归像根鱼刺卡在喉咙里,吐不出,咽不下。虽然,现在好多人都是外面彩旗飘飘,家里红旗不倒。可是他家那旗实在太破了,想让它不倒都难。他好歹也是个科级干部,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带着“小蜜”出入。再说,他也不想把花篮简单定位于“小蜜”。他从心里喜欢她,对她有感情,就凭这点,他自觉比那些到处采花的家伙高尚得多。

还得说全树枝,当初她跟陈嘉仁谈对象时,可不是这副德行。那时,还是陈嘉仁主动追她的。全树枝搁现在看确实不咋样,可那是80年代啊,她爹是乡里的干部,她是非农业户口,又是纱厂工人。虽然自然条件一般,综合条件还是不错的。再说了,二十来岁的姑娘,光鲜得像刚刚张开的花蕾,不管什么样的颜色和形状看着都受用。而那时的陈嘉仁虽然人长相不错,可惜家在农村。大学生又怎么样?也架不住家里一穷二白。自然条件虽好,综合条件一般。当时,陈嘉仁跟全树枝结婚还有高攀的感觉。结婚后,陈嘉仁靠着老泰山的关系,从中学调到乡政府。后来,又凭着老泰山的老脸进了班子。那时候,他也不觉得全树枝有什么不好。三十岁之前,他一心扑在工作上,没黑没明地干,回到家里,也就是吃饭睡觉。那时他觉得能回家睡觉就好,哪有心思打量她好看不好看?再说了,全树枝也算是个好妻子,他工作一天回家,拖鞋摆上,茶水递上,电视打开,碗筷备齐才喊他吃饭。吃完饭,他拿着牙签剔牙,享受饱餐之余的悠闲。她赶忙收拾好厨房里的锅碗瓢盆,随后给他打来洗脚水。正所谓,温饱思淫欲,他把脚烫舒服了,就把她压在身下。那时,他们做爱不开灯,也不讲前奏,还真是痛快淋漓。虽然她家庭条件不错,从没有把优越摆在脸上,陈嘉仁自然心满意足,有时还心存感激,觉得自己能找全树枝真是烧高香了。后来,怎么就生出那么多的别扭了?陈嘉仁没在自己身上找出毛病,确定问题出在全树枝身上。

陈嘉仁进步很快,没几年就当上了副乡长,不到两年就升了副书记,按他的



计划,这样的速度,进省委常委也不是不可能。陈嘉仁进步快主要有三个因素:一是工作干得好,二是人聪明,三是能喝酒。还有一个他自己不愿承认的因素,就是老岳父的作用。

说到喝酒,陈嘉仁还是有点名气的。陈嘉仁喝酒的名气来自他的“五不精神”:不推、不让、不洒、不剩、不醉。酒喝到这份儿上,就成仙了。成了仙就有灵气,有了灵气自然就有人气。这人气还是升腾的人气。因为,只要上边来人,齐书记大多请他出面作陪。因为齐书记喝酒不行。凡上面来人,免不了“敬酒”、“让酒”的。“敬酒”自然是齐书记敬领导喝酒,领导不想喝就得找人替。“让酒”都是领导让齐书记喝的,那就必须喝,齐书记不能喝,只好找人替。领导找人替喝,齐书记没啥说的。齐书记找人替喝领导就不乐意,那就得加倍罚酒。不管是替领导喝,还是替齐书记喝,陈嘉仁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人了。他能喝啊,一斤二斤没事,三斤四斤不醉。他又是班子成员,陪县里领导也说得过去。陈嘉仁除了能喝,还会来事儿,不管替谁喝都是恭恭敬敬,该说的说到点子上,不该说的绝不多言半句。因此,县里领导对他印象很好,齐书记也跟他成了铁哥们儿,进步是自然的事儿,副乡长没干两年就升副书记了。

陈嘉仁应酬的机会多了,见识就广了。见的人层次高了,思想就慢慢地转变了,自己的品位也提升了。品位一提上去,自我感觉就好。陈嘉仁的自我感觉当然好,官做到这份儿上,便觉得全靠自己的本事,而且觉得自己还真是天生做官的料。还真别说,他除了会当官,其他的就是不行。这小小的科级干部,不过是第一个阶梯,往后的前程不可预测。陈嘉仁胸怀大志地忙活着,忙着忙着便有了指点江山的感觉。有道是“爱江山更爱美人”。有了“江山”,陈嘉仁才仔细地打量全树枝,那时他对全树枝也不过摇头而已,并不觉得多恶心。

陈嘉仁觉得全树枝恶心,还是当了党委副书记以后,都是小车惹的祸。陈嘉仁当了乡党委副书记就是乡里主要领导了,待遇自然跟过去不同。地方虽然不如军队有那么明显的等级观念,但终归是有讲究的。党委委员、副乡长、副书记虽然都是副科级,但待遇截然不同。当时,乡里只有一辆小车,基本是齐书记的专车。陈嘉仁当了副书记以后,偶尔也可以用一用。陈嘉仁用车一般都是进城开会。这官场上,开会带车不带车、带什么车自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所以,自从当了副书记,陈嘉仁进县城开会都要让办公室给他安排车辆,赶上齐书记有事时,就让办公室给他租辆桑塔纳。



那天，陈嘉仁去县里开会，正是坐着那辆租来的黑色桑塔纳。他开会回来，没进乡政府就直接进了医院。中午不知道吃什么坏了肚子，一路上停了好几次车，上吐下泻的。司机看情况不好，就直接把他送到医院里。

黑色的小车，乌鸦般落在医院的院子里。陈嘉仁从小车上下来，便迎来了许多眼风。那时，医院来小车很少，偶尔来一回，不是乡长就是书记。书记、乡长在乡里自然是大官了，偶尔见一下书记、乡长，也是天大的造化。你想啊，一个乡几万人，不是谁随便都能见书记、乡长的。因此，医院来了小车，从病人到家属，从医生到护士，从清洁工到实习生，都探出头来往院里看个究竟，想一睹坐车人的尊容。

院长孔儒生一看是陈嘉仁，慌忙从诊室里出来，赶紧搀着陈嘉仁，把他安排到了院长办公室里。陈嘉仁就在院长办公室里输液。当然，院长办公室也不是一般人能在那里输液的，能在那里输液的，大都是乡里的头头脑脑。孔儒生是个精明人，凡乡里领导来看病，都是挑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护士。他指望乡里能把合作医疗加在统筹提留里一块筹了。这对于医院来说，可是一件大事，他自然会用心笼络乡里的领导。更何况这陈嘉仁是个年轻的副书记，正好分管文教卫生，自然是个绩优股。

陈嘉仁刚躺下，就飘进了一个白衣天使。当然，叫她天使不是因为职业，而是因为长相。那个天使一般甜美的女孩儿，是刚从卫校毕业分配来的学生。那女孩不但长了一副天使的脸蛋，还长了一双精美的小手。不但长了一双精美的小手，而且特别的柔软温热。她握着陈嘉仁的手时，陈嘉仁就像中了电，她轻轻地拍一下，陈嘉仁就像死一回。待她扎完针，问陈嘉仁疼吗，陈嘉仁仿佛才从阴间里回过来，懵懵懂懂不知所云。

她飘来飘去，陈嘉仁便想出一个词，叫“风摆杨柳”，虽然俗气，但再贴切不过了。宽松的白大衣，透出她身姿的婀娜。这种被透射出的婀娜，更加朦胧与神秘，让陈嘉仁神魂颠倒。直到三瓶液体输完了，他还迷迷糊糊的。她拔掉陈嘉仁手背上的针，告诉他摀住针眼。陈嘉仁只顾看她的手，并没有听清她说什么。于是，鲜红的液体，就从针眼里流出来。她“哎”了一声，连忙帮他摀住，接着拿了他的另一只手，摀在针眼上，说：别松开了。随即就飘走了。陈嘉仁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在他的视野里，恨不能用目光钩住她。

回到家里，陈嘉仁就仔细地打量起全树枝。她的那双手，粗糙得真像冬天



里的桐树枝。那身材，胸围比腰围小，臀围也比腰围小，整个一大枣核。一张锅饼脸，糙得像刚浆洗过的粗棉布，还深一块浅一块地长满了黄褐斑。名副其实的“桐”树枝！天壤之别！如果全树枝是乌云，那女孩儿就是闪电。本来看见乌云心情就够沉重的了，那闪电使乌云更加丑陋。闪电过后，陈嘉仁简直就没法活了。他就纳闷了，当初是怎么看上全树枝的？他看到那白衣天使的手，才知道什么是十指如笋，什么是纤纤玉手。皮肤如脂自不必说，单说那手形，不小不大与她身材成了绝配。整个手，轮廓分明线条流畅。不说那手形，单说那手指，由指根到指尖，从粗到细，收得浑然天成。不说那手指，单说那手掌，像两块柔软的棉花糖，小巧而不失丰腴，上面还有十个小小的圆窝。单是那十个小小的圆窝，就够让陈嘉仁想入非非的了。那哪里是一双手啊，分明是一对精致的工艺品。再看看全树枝的手，整个一对鸡爪子。对，还是乌鸡爪子！乌鸡爪子，太形象了！

见他回来，全树枝就赶紧铺床叠被，让他躺下休息。又捣鼓了半天，端了一碗水，让他把药吃下。他喝足一大口水，并没有咽下，而是实实在在地喷到了全树枝的脸上。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到她那双手，就想喷她一脸水。她捋了一把脸，慌里慌张地问：咋了？

你想害死我啊，弄的是啥水，咸不留丢，苦不拉唧的？

我忘跟你说了，你不是拉肚子吗？我给你弄一碗盐水。

我不缺盐水。去吧，去吧。我睡一会儿。

全树枝愣了一下，含着泪出去了。她不知道为什么，自己的热脸贴在凉屁股上。自从陈嘉仁进了乡班子，他官当得越大脾气就越大。从前，他也是低眉顺眼的，不曾发过火。她知道自己长相不出众，可当初，他也是追得紧她才同意的。还有比他条件好的，她都没同意。还不是看他大学毕业，人品好，才同意的？自称懂点《易经》的父亲，还说他面相好，日后定能发达，便应允了这门亲事。自从跟他结了婚，她就的心思全用到他身上了，从头到脚地收拾他，以成就他的发达。为了给他理发，她硬是到理发店里给人家打扫了几天卫生。自从结了婚，哪天早上不是刷牙水倒好，牙膏挤好？就连脚指甲都是一月给他修剪一次。她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儿。



二

陈嘉仁除分管文教卫生外，又挂了一个片儿。这片儿也不是什么行政单位，是乡政府为了方便工作，把几个邻近的行政村划成一个单位叫片儿。片儿是介于乡和村之间约定俗成的非法定机构。乡里统管几个片儿，片儿里统辖几个村，村里分成几个组。这就是乡以下的行政组织网络。每个村都有包村的干部，每个片儿都有片长。陈嘉仁挂的这个片儿的片长叫胡小韦，是个很能干的年轻人。

正赶上秋季计划生育集中活动，陈嘉仁跟胡小韦一起下村，中午十二点多还未回到乡政府。一上午，他们跑了一个片儿——六个村，早就人困马乏，饥肠辘辘了。村里留他们吃饭，他们没吃，骑车路过卫生院时，陈嘉仁说：小韦，咱去医院混顿饭吧，我实在饿了。顺便看看今天“四项手术”的进度。胡小韦跟着挂片书记混饭，自然乐意从命。

他们来到医院，孔儒生就迎了出来。一看表，十二点多，料定他们没有吃饭，就安排办公室主任去买菜。陈嘉仁说：别忙活了，孔院长，我们主要是看看“四项手术”进度。胡片长，咱还是回乡政府吃吧。

胡小韦说：陈书记，人家孔院长都派人买菜了，不在这儿吃，孔院长肯定会生气的。

陈嘉仁摇头笑道：孔院长肯定说咱们来混饭的。

孔儒生连忙说：哪里，哪里。您要是走了，不是看不起我吗？我可没有得罪您啊。于是，孔儒生就把他们让进自己家里，脱掉白大褂亲自下厨房。

待吃罢喝罢，陈嘉仁就一阵接着一阵地咳嗽。喘息的当儿，对孔儒生说：孔院长，我这两天下乡感冒了，你给拿点药吃吧。

孔儒生殷勤地说：你想吃中药还是西药？

陈嘉仁咳嗽一下说：啥药见效快用啥药，这段时间乡里任务重，我跟胡片长六点就起床，晚上八点还得开碰头会。真不是人过的日子，你得赶紧把病给我治好了。

胡小韦看着陈嘉仁，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就感冒了。不过早六出、晚八归倒是实情。他便顺着说道：孔院长，你得下工夫把陈书记的病看好了，陈书记要是



一躺倒,我们片儿里的工作可要受大影响了。眼下我们可是先进片儿啊,陈书记要是一病倒我们的奖金就完了。

孔儒生不敢怠慢,他说:陈书记、胡片长,你们放心,我要是连个感冒都治不好,还当啥医生呢。要想快,我给你输点水,病毒灵、清热解毒一输,一会儿你就轻松多了。

输水不行,没时间。要不打一小针吧。

也行,你等着我给你拿药去。

孔儒生拿药去了,陈嘉仁又咳嗽了一阵子,吓得胡小韦赶紧给他捶背。

孔儒生把针剂拿到家里,嘭、嘭敲开安瓿,三下五除二就把药吸好了。对陈嘉仁说:陈书记,扒开裤子。

陈嘉仁坐着没动,看着他说:你啊?算了,我晕针。你还是找个护士来给我打吧,我还真不放心你。你看病行,打针还是找专业的吧。

孔儒生说:好吧,我给你找个科班出身的。

果然,孔儒生身后跟了那个天使般的女孩儿。这回,陈嘉仁笑眯眯地说:孔院长,你啊你,怎么找个姑娘?你们注射室里那个老谭呢?

孔儒生尴尬地看了看那女孩儿,那女孩脸羞得满面通红,就要转身离开。陈嘉仁连忙说:姑娘,别误会,我主要是不好意思麻烦你。既然孔院长把你请来了,就劳驾给打了吧。

那女孩儿这才转怒为笑。

刚扎上针,陈嘉仁就问:姑娘贵姓啊?

那女孩儿并没马上接话,待药水推完拔针时才慌忙回答:免贵姓花。摁住。

陈嘉仁说:摁住?哪两个字啊?

那女孩说:我让你摁住针眼。

哦,我以为你名字叫摁住。不好意思,姓花好啊,这花姓不多吧?他看着姑娘透出靛蓝血管的脖颈,准确无误地摁住了他魂牵梦绕的手指。那女孩挣开手指说:您再摁一会儿,别出血了。

那姑娘红着脸瞟了他一眼,陈嘉仁就觉得电刺一样麻了一下。他定了定神说,姑娘大名?

那女孩显然被这个年轻的领导镇住了,不禁有些惶然,也有些仰慕。她慌乱地说:我大名叫花篮,小名叫蓝妮。



哈哈，好，这名字多好啊。花篮，跟人一样漂亮。陈嘉仁笑着说。

花篮见他笑得亲切，便少了拘束，跟他说：陈书记，没事儿，我走了。

花篮一走，胡小韦便说：这小妮子是院花吧？孔院长，你是有意给陈书记献花还是拿出来炫耀的？

孔儒生呵呵地笑着，不置可否。

陈嘉仁说：你小子瞎琢磨啥呢。

接下来，陈嘉仁就接二连三地感冒，直到俘获花篮的芳心。你想啊，那时陈嘉仁有学问，有地位，相貌堂堂，自然是魅力无穷。这些东西像光晕一样罩在陈嘉仁的头上，经过一个女学生的眼，光晕就变成了彩虹。陈嘉仁在花篮眼里自然成了高不可攀的大官，仰慕之情油然而生。何况，陈嘉仁一心一意地钓她。

花篮不是陈嘉仁。陈嘉仁只是一心成其好事儿，并没有想别的。而花篮是个单纯的女孩儿，梦幻和浪漫自然难免。自从跟了陈嘉仁，就一心一意想做陈夫人。陈嘉仁怎能抵得住花篮娇痴娇嗔？就不得不想离婚的事了。开始，他确实没有想到这一层，没想摘下这娇艳的花朵怎么处置。不过，能跟花篮结婚那当然是人生一大快事。于是，“运作离婚”便拉开了序幕。当然，后来的离婚跟花篮无关。

陈嘉仁做下这种事儿，哪有不透风的墙？一时间，便有了一些传闻。全树枝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。于是，全树枝就换上那套天蓝色印有大红玫瑰的新睡衣去了医院。她不为别的，就是想看看勾住她丈夫的女人什么样。待她见了花篮，虽然心里醋意大发，并没有当场发作。她强忍着眼泪回到家里，一进门就听到陈嘉仁瘫痪的老母亲朝她“啾、啾、啾”地叫着。她知道一定是又拉了一床。于是，她拿出一块洗干净的垫布替她换上，把那块沾满大便的扔进垃圾篓里。她今天不想再洗了，他不当日子过，这日子还有啥过头。随后，一个人关起门号啕大哭，哭了一阵子，就停了下来。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她得静心想想，怎么处理这事儿。她实在不明白，辛辛苦苦的付出，怎么会是这种结果？日子过得紧巴的时候，他们还能一心一意地过好，怎么有点权、有点钱就生出是非来了？她对自己说，一定得沉住气，一旦撕开脸皮，他就无所顾忌了。他已经几个月没有跟她同过房了。是啊，谁有了好面馍也不吃黑窝窝。不过，她已经号准了陈嘉仁的脉，他是不会轻易说离婚的。只要他不说离婚，她就这样守着，假装不知道。她见过花篮，知道这个女人心性很高，不会甘当小的。全树枝决定：沉着应对，以



静制动。

全树枝也太乐观了，陈嘉仁还真是想离婚。只是，他还没有想好，两个孩子怎么办。他不能让孩子像他恨父亲那样恨他。他恨父亲，是因为他把父亲买酒的五分钱买西瓜吃了，父亲为此狠揍他一顿。那是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脚，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。小时候，他记得嗜酒如命的父亲，总是拿家里的鸡蛋去换酒。那天，父亲酒瘾上来了，便翻出母亲为他攒下的学费，让他去打酒。他掂着酒瓶正走着，听到了卖瓜人西瓜一样的叫卖声：快来尝啊，快来买，又沙又甜的大西瓜，吃一口甜三天。哎，快来尝啊，快来买，又沙又甜的大西瓜，黑子儿来红沙瓢儿……叫卖声像锚一样钩着他，他的脚就停下了。那卖瓜的见他停下，便停止叫卖开始切瓜，切好瓜随手递给他，说：来，小孩，吃一块吧。他太想吃那西瓜了，就接着吃了。当他吃完西瓜，卖瓜人才伸出手要钱。他这时才意识到吃瓜是要付钱的。于是，只得把手里的五分钱给了卖瓜人。

离开瓜摊儿，他就哭了。他捋了一把脸，想着怎么才能逃过父亲的一顿毒打。父亲决不会饶恕他。这次可是整整的五分钱啊，五分——酒钱，被他吃到肚里了。他想，就说钱丢了，不行，照样会挨打。那就实话实说。

他回到家里，父亲正巴巴地等着。可想而知，父亲一巴掌就把他扇倒了，又狠狠地踢了他一脚。那一脚踢得他疼了一个星期。他没有哭，倒是说了一句：长大了我还你。说完那句話，就挣扎着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父亲看着一瘸一拐的儿子，愣了半天。儿子的那句话像闷雷一样炸在他心里。不过，自从他说过那句话，父亲就再也没有打过他。而他却从此就记下来这一脚，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。每当自己遇上磕磕绊绊的事情，总会想起这一脚。后来，他当上乡长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送回整整一箱五粮液。父亲毫不愧疚地说：亏了他那一脚，不是那一脚，还踢不出个乡长来。

陈嘉仁做事缜密，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从不轻易出口。他确实是没有想好怎么安置孩子，才没有开口跟全树枝提离婚的事儿。他知道，父亲的婚变远比父亲的一脚对孩子们的伤害更深。一个初中生的仇恨，远比一个小学生的仇恨更可怕。他不能让孩子们把他当做仇人。花篮一个黄花闺女，肯定不愿一结婚就当后娘。如果判给全树枝，孩子们恨他确定无疑，而且是深仇大恨。

那天，陈嘉仁刚刚送走花篮，心里有说不出的烦，又倒在床上躺着。花篮执意要结婚，还执意不要孩子。他也能理解，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一结婚就让一个比



她小几岁的孩子喊妈，确实无法承受。可他舍不得孩子，更舍不得花篮。他脚踏两只对开的船，掉进河里必定无疑，他真想双眼一闭掉进河里完事儿。

陈嘉仁总是很幸运，他自认为有神灵保佑，是个命中有官的人。他正在为难之时，齐书记敲开了他的门。齐书记一进门就吸了吸鼻子，说：这屋里怎么有女人的肉香？

陈嘉仁笑笑说：您的鼻子成雷达了，连女人的香味都能闻到。他很聪明，在齐书记跟前既没肯定也没否定。他想，将来真离婚齐书记肯定会知道的，现在否定将来更不好说。不如给自己留下余地。

齐书记说：你啊，千万别让肉香给毁了前程。我听说最近要动乡里班子了，你自己把握吧，别拿雷管炸自己。

陈嘉仁听了齐书记的话，茅塞顿开。于是，他约了花篮，跟她说：你愿意嫁给一个副书记，还是愿意嫁一个乡长？花篮愣了一下，他料定花篮不明白，就跟她说乡里要考核班子了，他是乡长候选人。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他一辈子就这样完了。如果他现在闹离婚，或者和她继续来往，他就有可能错过这次机会。

其实，花篮觉得能嫁一个副书记已经不错了，她也没有过高的愿望。可是，她左右不了这个男人，到了这种时候，她就没有了主动权，只能被他牵着走。能是她想嫁什么就能嫁什么吗？现在，她也多少明白一些，这个男人虽然是侠骨柔肠，并不是哪个女人能轻易地绊住他的。她只能等他当了乡长再说结婚的事儿。

陈嘉仁回家就改变了对全树枝的态度。他将近一年没有碰过她了，那天晚上，把全树枝折腾得嗷嗷乱叫。全树枝叫完就哭了。陈嘉仁陡然恼了，好好地哭啥？不好好地受用一番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。生就骨子里的病——贱。但他只恼在心里，并没有发作，他知道不能发作。随口说道：好了，好了，别哭了。我前段时间工作忙，压力大，没有心情，这不回来了吗？

全树枝就适可而止，她知道眼泪是拴不住他的。充其量也只能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，万不可坏了他的心情。于是，她擦把脸说：我怕你压力一直大，就摸不着自家门口了。陈嘉仁没有说话，他没心思琢磨她的话，只寻思着怎么把自己的想法跟全树枝说明白。可是，今天不能说，今天一说就显得自己太市侩了，明天再整治她一晚上再说。于是，就说：睡吧，明儿还得早起，乡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经开始了。全树枝知道陈嘉仁是个工作狂，但，他猛然回头应该是有